晉兵屯下博橋　梁主憂憤成疾
梁主封八子為王　梁主召幸朱友文友珪妻
友珪謀殺梁主　友珪使馮廷諤刺梁主
友珪殺朱友文自立　徵朱友謙為侍中
朱友謙以河中降晉　袁象先舉兵趨洛陽
朱友珪自殺　趙岩迎均王即位
康王友敬伏誅　晉主大舉伐梁
王彥章殺周德威　敬翔入諫梁主
梁遣段凝將兵拒　晉已得鄆州
李嗣源活捉王彥章　梁主殺諸王宗室
鄭珏請詐降唐　梁軍竊傳国宝迎唐主
皇甫麟殺梁主　唐毀梁宗廟
降朱友貞為庶人　唐主遷都洛陽

新編五代梁史平話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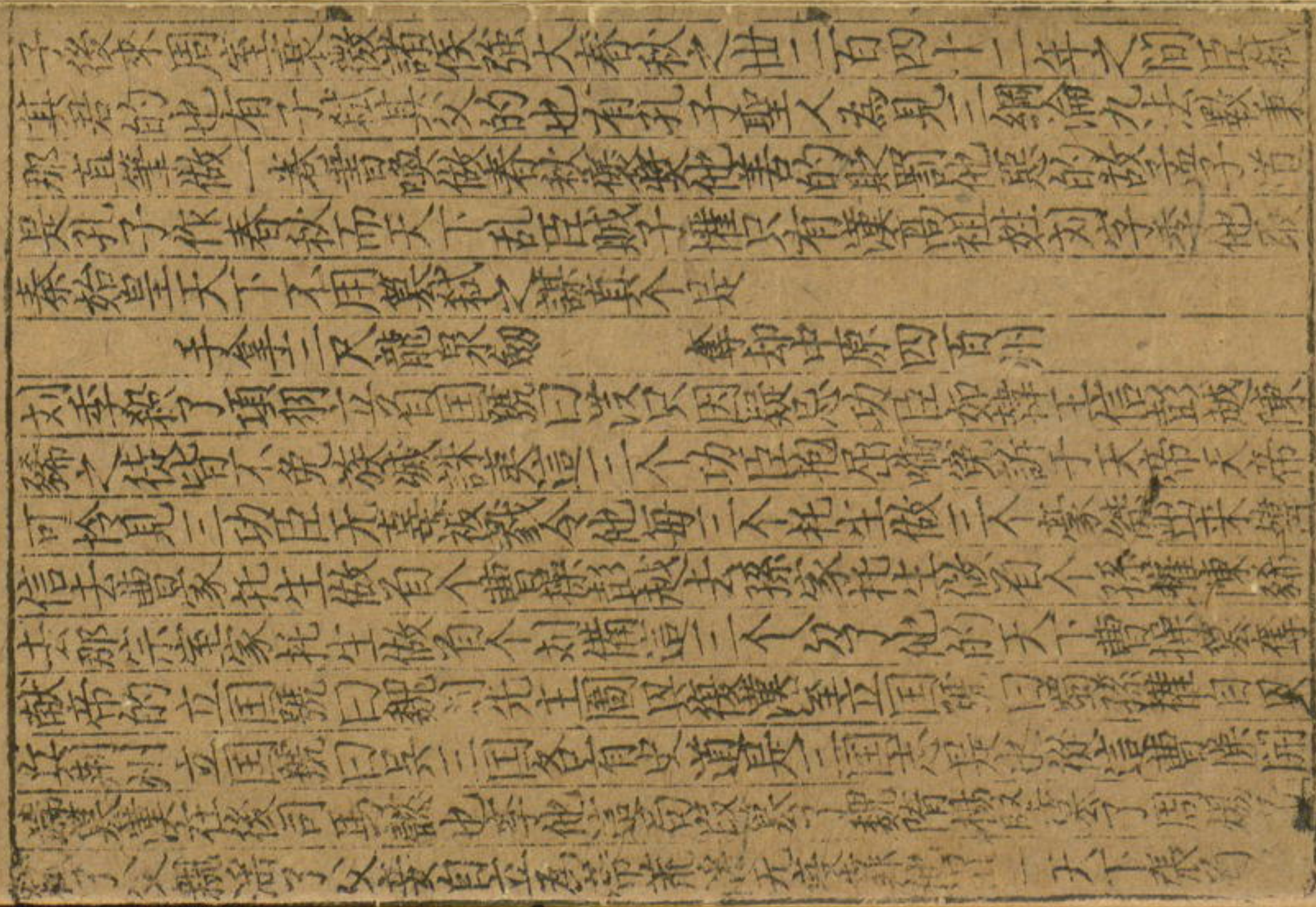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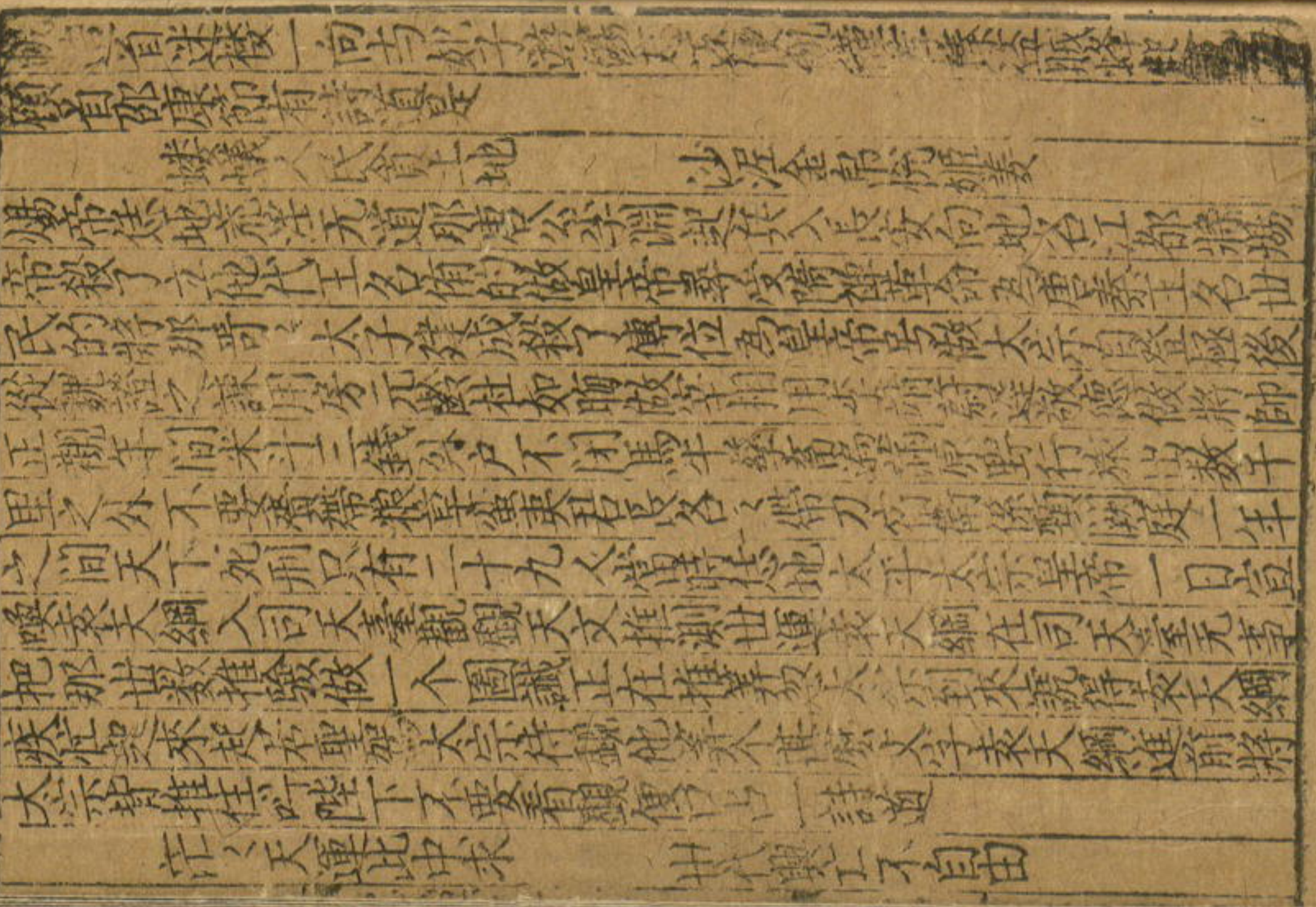
新編五代梁史平話卷上

詩曰

龍爭虎戰幾春秋　五代梁唐晉漢周
興廢風灯明滅裏　易君變國若傳郵

粵自鴻荒既判風氣始開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作十三卦以前民用便有个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做自那弓箭威服乖爭那時諸侯皆已順從獨蚩尤其首炎帝侵暴諸侯不服王化黃帝乃帥諸侯興兵動衆驅首那熊貔貅貙虎猛獸做先鋒與炎帝獸于阪泉之野與蚩尤戰于涿鹿之地鬬經三合不見輸贏有那老的名做風后乃握機制勝做首陣圖來獻黃帝黃帝乃依陣布軍遂殺死炎帝活捉蚩尤万国平定這黃帝做自个厮殺的頭腦教天下後世習用干戈此後虞舜征伐三苗在兩階田地裏舞首干羽過了七十个日頭有苗歸服如湯伐桀武王伐紂皆是以臣弒君篡奪了夏殷的天下湯武不合做了這个樣





万〻千〻說不尽　何如推背去來休

袁天綱道天地万物莫能逃乎数天地有時傾陷日月有時晦蝕国祚之所以長短盜賊之所以生發皆有一个定的数在其間終是難避不過那讖上分明寫出兩句來道个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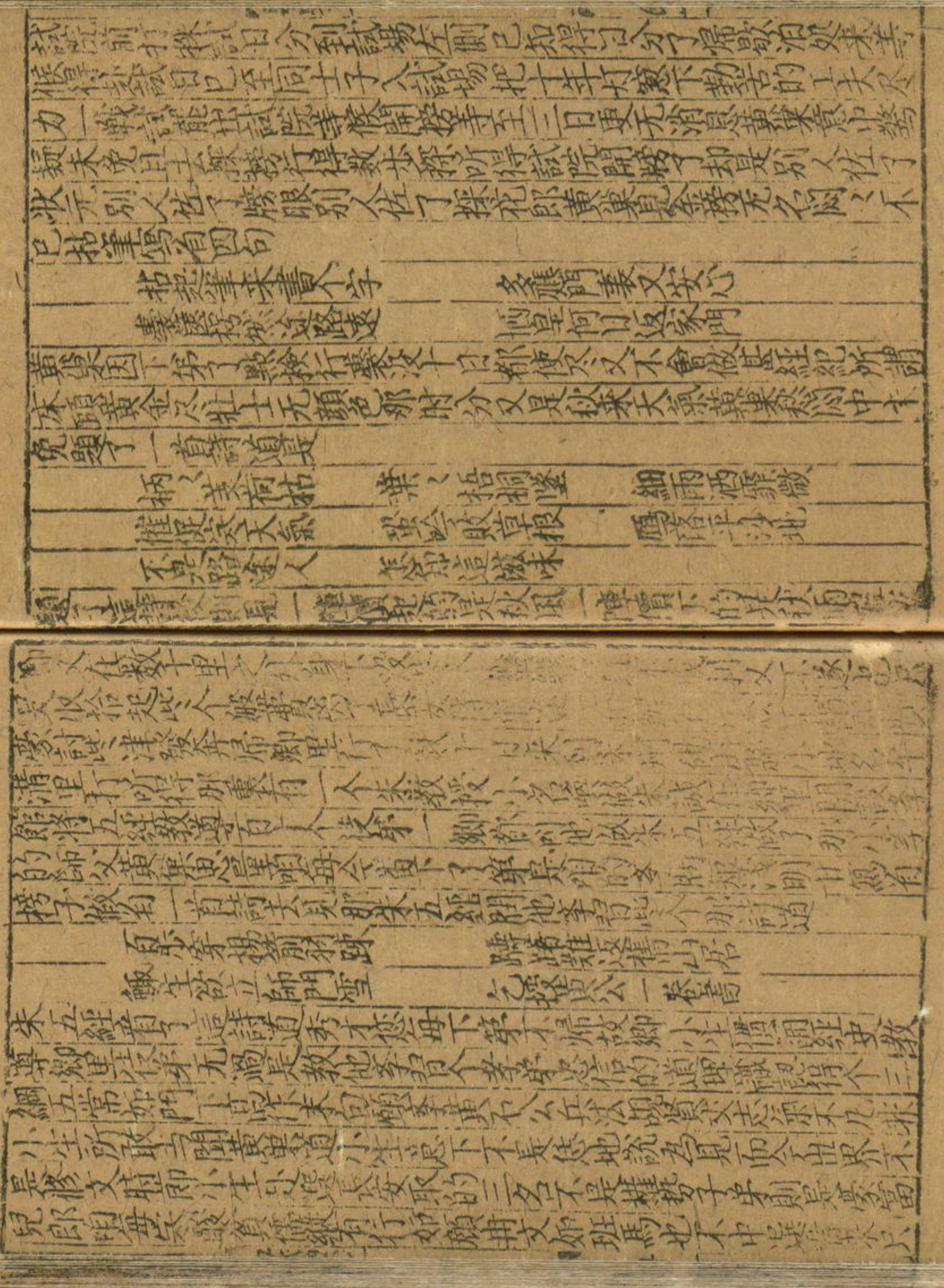
非青非白非紅赤　川田十八無人耕

且說袁天綱這兩句是一个字謎非青非白非紅非赤莫是个黃的色這是黃字分曉川田十八這是个巢字分曉只因袁天綱寫下了這兩句讖了直到大唐第一十八个的皇帝與做僖宗皇帝小名做儇在後改名做儼是懿宗皇帝的第五个兒子初封普王咸通十四年七月懿宗崩有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刘行深韓文約兩个策立普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做乾符元年是時僖宗年才十二歲自僖宗登極後関東連年旱乾田禾不熟百姓飢餓流徙四散常有翰林学士盧攜上表

表文曰臣聞国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灌其本根則春夏枝葉榮茂切見関東境内連年旱灾禾稼无可割刈所至饑荒人无[illegible]倚[illegible]備[illegible]朝廷[illegible]加存[illegible]餘税实无可徵而州縣[illegible]移[illegible]動加捶撻[illegible]木雇妻鬻子僅可供給催租吏卒消食之費朝廷倘无实惠抚存百姓委实生受乞勑州縣凡有民間一切逋負租税尽与住徵仍開發義倉亟加賑給庶人蒙实惠加解倒懸臣愚昧死謹言伏候　睿旨臣盧攜表上

僖宗方在幼冲縱有忠臣直諫怎生省得只靠那丞相路岩排行喚佐路十的処置軍国大事柰緣路十蒙蔽聖聰向僖宗根前只奏道四境无虞兵戈頓息四時順序禾稼豐登却嫌自雇翰林進那一表奏道盧攜妄奏灾旱熒惑聖听合該賜死使那宣使矯詔去賜盧攜死密令差去的人貪剔取他結喉三个以進驗他死的虛实朝廷行自這般政令无一人敢奏事進言到那十一月有那秀才王仙芝是那鄆州人氏同首那濮州秀才尚君長齊州王璠維州楚彦威淄州蔡温玉因就試長安試官只取勢家子弟雁還這幾个秀才皆是宾族怨望朝廷為見蝗虫為灾天下飢饉遂結

謀聚衆在那鄆曹濮三州反叛在那地名長垣下了硬寨真个是
不向長安看花去　　且来落草佐英雄
王仙芝倡乱之後遂近從乱的都来相附為盜剽掠州縣蓋是世
之盛衰有関天之吳數有数若是太平时節天生幾个好人出来
扶持世界若要禍乱时節天生幾个歹人出来攪乱乾坤且說曹
州冤朐縣有个富人黄宗旦家産數万販鹽為生家眾悪少是
那懿宗皇帝咸通元年上黄宗旦妻懷胎一十四个月不產一日
生下一物似肉毬相似中間却是一个紫羅複裹得一个孩兒忽
見屋中霞光燦爛宗旦向妻道此是不祥的物事將這肉毬使人
携去僻靜无人田地拋弃了歸来不到天明這个孩兒又在门外
啼叫宗旦向妻子道此物不祥害之恐惹災禍退往鄰舍依放頭
野外去青草村將這孩兒要頭放烏鳶巢内伴其撇下来忙作小在
要待過个七八日頭黄宗旦因行從青草村過但聞得烏鳶巢裏
孩兒叫道耶耶你存活咱每他日厚報恩德宗旦使人上到巢中
取將孩兒下来抱歸家裏看養因他命名黄巢宗旦又向鄰
舍說了孩兒啼叫的事一遍其妻道這个孩兒真个作怪若不殺
黄宗旦是滅吾族莫若殺了斬草除根萌芽不發斬草若不
除根春至萌芽再發黄宗旦道恁地要殺我家門殺了這孩兒是逆
天道且養活教長成看他又作甚么生不覓年至十四五歲身長七
尺眼有三角鬚毛尽赤鋸牙无縫左臂上天生肉騰蛇一條右臂
上天生肉隨毬一个背上分明排白八卦文胸前依稀生白十星
黨自小李習文章博覧經史性好弄劍會把劍向空擲去一劍須
殺一人又會走馬放箭每發一箭不差毫釐輕財好義一日有一
道士過門將一口劍送与黄巢祢道上天賜与黄巢道罷不見道
士去向黄巢得這一口劍另佐祭門劍子細觀時劍上有混唐二
字乾符二年朝廷降詔召賢黄巢一見心中大喜這是男兒立功
名之时直是
降下一封天子詔　　惹起四海状元心
黄巢一日辭了爺娘選下了日直往大国長安赴選黄巢登程後
免不得飢食渴飲夜宿曉行来到長安討一个店舍歇泊明日到



好斈取長槍大劍乘时作乱殺是活計咱每貧儒処這乱世飢來
有字不堪飡凍後有書怎耐冷便如師父平日无書不讀直是酷
百一經也不得一名半職便在鄉里教自徒弟也濟得甚事朱五
經道分明是如賢所教但是小生自小元坐書齋不諳其他生活
只得把這教斈糊口度日為之柰何朱五經有三个的兒子弟一
的名做全昱弟二的名做存弟三的名做温各自小年不肯斈習
經書專事遊手好閑平常間喫麄酒使大棒交遊的是豪俠強徒
說話的是反叛又事在屏風後倒卧忽听得黃巢向他爺說自那
使槍使劍的話心下快活思量這人也是个好漢未免出來与他
厮見朱五經向黃巢道秀才无事且在家裏閑坐待討些盤纏相
贈那朱温朱全昱兄弟每日間邀取黃巢出去閑走一日黃巢見
有一鴈飛從天外來黃巢拿起一張弓兩如弦月放一隻箭快似
流星將鴈兒左翼射過從半天飄下來鴈口中啣得一紙文字黃
巢未見那文字時万事都休[illegible]文字後十分惡氣上心[illegible]
鐵石万釣[illegible]道是

四邊雲霧迷　黃巢[illegible]
丈夫四方志　急急奔仙芝

黃巢看了這首詩道是詳詩中意[illegible]每去投拚王仙芝也
那时王仙芝在曹濮鄆三州作乱曹州是咱自鄉故待奔歸去又
沒果足怎生去得那朱温听得恁地說道是賀喜哥哥射鴈得詩
分明是教取哥哥行這一條活路便无果足又做商量咱三个兄
弟且去買些个酒喫了却做話說見那酒店前掛着一个酒望此
上面寫四句詩道

百尺竿頭一布巾　分明寫出酒家春
相逢不飲空歸去　洞口桃花也笑人

黃巢和那朱温朱全昱朱存三个兄弟一同入那酒店裏坐地喚
酒保買盃酒和肉來四个一就喫了那黃巢拿着酒盞擡身起來
向朱全昱兄弟道是咱孤单一身流落外里願与哥哥結義為弟
兄他時富貴无相忘那朱全昱道咱每也有這般意思便叙年紀
大小黃巢与朱全昱同年却大了五个月便拜黃巢為兄那朱全

是朱存、朱溫做弟兄，盟約已定。當時朱溫共道：哥哥好說大話！您
而今要奔歸鄉故，尚兀盤纏，幾時得到富貴？不相忘时節，說[illegible]
口。只見朱存出來道：咱有一个計策，討得錢貫分贈哥哥。果在歸去，
只要兄弟每大家出些氣力。採听得這裏去不遠二十里有个村
庄，喚做侯家庄，有个庄主喚做馬評事，家財巨万，黃金白銀不計
其數。咱兄弟每待到二更時分，打開他門，將他庫藏中金帛劫掠
些与哥哥做路費歸去，怎不容易！黃巢道：若去劫他时，不消賢弟
下手，咱有桑門劍一口，是天賜黃巢的。咱將劍一揮，看他甚人也
抵敵不住。道罷，便去行過一个高嶺，名做懸刀峯，自行了半个日
頭，方得下嶺。好座高嶺！是根盤地角，頂接天涯。蒼蒼老檜拂長空，
挺挺孤松侵碧漢。山雞共日雞齊鬪，天河与澗水接流。飛泉飄雨
腳廉纖，怪石与[illegible]亂，只見得高

錢羊顛下一樵夫，至今未曾攧到地。

黃巢四个弟兄過了這座高嶺，望見那侯家庄，好座庄舍！但見：石
[illegible]山連溪水[illegible]花映[illegible]

[illegible]那四个弟兄望見庄舍遠不過五里田地，天色已晡，
鬪入个樹林中，歇了待晚，方卻行到那侯家門首去。從那嶺腰
路入這小路上去，那樹林深處見一个小小地庄舍，僻靜田地[illegible]
前臨剪徑道，背靠殺人岡；遠看黑氣冷森森，近視令人心膽喪。

料應不是孟嘗家，只會殺人并放火。

那朱溫覓見庄門閉着，不去敲那門，就地上提一塊土擲放屋上。只
見一个大漢開放門出來。黃巢進前起居，問丈丈高姓。那大漢道：
我姓尚名讓，祖居濮州臨濮縣，因關東飢饉，王仙芝倡亂，遂聚眾
落草。欲返鄉里，動身未得。黃巢聽得後，地說不覺淚眼汪汪，道：叔
叔好交您知，咱也是曹州人氏，只因赴選長安，流落外里，而今盤
纏闕乏，无因得回鄉故，撞着朱家三个弟兄，邀小人今夜做些交
生活，且借盛庄歇泊少时，求些飯喫，待晚便去。尚讓道：不消恁地。
咱每部下自有五百个嘍囉，健兒人人猛似金剛，个个勇如子路。
倘得門下做个盟主，可擇日便離此間，從這殺掠同去，不旬日間
便到故鄉參見父母。黃巢道：咱有天賜桑門劍一口，所向无敵，何

況更有五百人相從何事不濟道罷尚讓釃酒殺牛排辦茶飯黃巢次早与朱全昱朱存朱溫三个弟々相別臨行拿盞囑付他日兄弟每富貴時節誓不相忘道罷各自离去那黃巢得五百賊衆揀下辛卯日离那懸刀峯下將那村庄放火燒了而去一路上遇自倉庫便劫奪米粮投向曹濮州路回去不數月行到臨濮縣將五百人潛伏深山中兩个潛地入縣坊去但見縣城摧壞屋舍皆无悄无人煙惟黃花紫蔓荊棘蔽地而已行到前面見荊棘中有一草舍有个老叟在彼住坐尚讓往見老人因賦一詩道

老人來此話离情　淚滴殘陽訴楚荊
白杜已應无故友　秋波依旧遶孤城
高天軍壘齊山樹　昔日漁家今野營
牢落故鄉交恐後　黃花紫蔓上墻生

尚讓吟罷此詩同黃巢問老人借宿老人道昨因王仙之反叛尚書長軍敗已在狗脊領伏誅累及爺娘良賤一齊斬了見今出[illegible]他弟尚讓未獲諕得尚讓頂門上喪了三魂腳板下走了[illegible]遂与黃巢不敢逗留急奔過那[illegible]十里頭小地名二義里投奔舅々家借宿行至一更後月色初去到得[illegible]里[illegible]无一人只見舅家屋內新墳纍々尚讓行得辛苦与黃巢自坐[illegible]因感泣乃為詩一首

平生感慨有誰知　何事謀身与願違
上国獻書還不達　故園經乱又空歸
孤城日暮人煙少　秋月初寒壠上稀
世境颯然如夢斷　豈能和淚拜親闈

黃巢為見尚讓吟詩他也吟四句詩道

秋光不見舊亭臺　四面荒涼瓦礫堆
火力不能燒尽地　乱生黃菊眼前開

兩个吟詩一罷放声大哭忽聞人語馬嘶諕得黃巢尚讓兩个潛伏荊棘中須臾兵圍搜捉黃巢兩个被乱軍捉住却是齊州王璠部下兵衆因見尚讓喜曰尚先生在這裏因問黃巢此丈姓甚名誰尚讓依直与他說了王璠道黃巢莫是曹州冤朐縣黃宗旦的

兒子麼近見費博古向咱道將次有个尚鍊面帶得一个黃將軍
來可立他做軍長這人應有謠讖近來桑門現大內金星又現嘉
德殿前黃蚁聞声如雷終南山石人自哭血雨降下石人言道三
七二十一由字頭不出脚踏八方地果頭三屈律又大內前地陷
得石碣有字道貝逆戎乱中国非青非白非赤非黑此應中央黃
也貝逆戎乃賊字也又三七二十一由字頭不出脚踏八方地乃
是黃字果頭三屈律乃是巢字又京都童謠云金色蝦蟆三角眼
翻却曹州天下反今黃將軍目生三角实應這謠讖小人部下有
五百軍願立黃將軍為軍長黃巢大喜令尚讓部那縣刀峯下五
百人同來計一千人軍即日离了仁義里同那尚讓王璠三个投
向濮州路去投奔王仙芝王仙芝听得黃巢來到開道桑門自躍
馬出桑迎接黃巢等回桑分賓主坐定致酒相問勞仙芝道向与
黃將軍同峯進士不中曾相聚販賣私鹽苟求[illegible]合之利度日豈
料遭世飢荒落草為盜今日復相聚會此天以英雄賜我也喜不
自勝即日署黃巢為衝天太保均平大將軍巢受命大喜按桑門
[illegible]誓師道今日之事皆賴諸君同心戮力共成伯業宰牛設宴
龍吟一詩道

落葉瀟瀟庭樹紅　曉楊枝畔帶金風
君子位重邦家寵　小人得道琅琊窮
問鼎昔時觀楚子　舞雞夜畔笑刘公
它時端拱麒麟殿　暫借扶桑掛旧弓

乾符三年七月唐僖宗差宋威往沂州与王仙芝迎敵聞經五十
余合那王仙芝力不敵敗走宋威奏道仙芝已死百官皆入朝賀
大寇平定才經二日後仙芝又在沂州管下攻剽州縣當時宋威
謊奏王仙芝已死朝廷已行收兵又听得王仙芝復出沒州縣再
遣宋威捕捉王仙芝宋威部下軍兵皆叛來投王仙芝了朝廷再
改差忠武軍節度使崔安潛部兵討王仙芝王仙芝自得黃巢來
歸後連攻陷數州如汝州陽武郢州唐鄧等州及淮南諸州皆降
了王仙芝軍声大震到得十月朝廷詔刺史裴渥依理招諭王仙
芝那時王仙芝寫着一封書回了裴渥道

小人王仙芝書呈裴尚書台座仙芝世受大唐國恩忘言偽
亂失由懿宗臨朝所政委用非人奢侈亡度賦斂煩急連年
水旱州縣不以實聞朝廷不行仁政百姓流殍无所控訴相
聚為盜豈得已哉今承下諭倘朝廷柄用賢臣寬繇薄賦則
仙芝斂兵不戰免使生靈塗炭皆尚書仁人一言之利也仙
芝願兵城下所候自揮仗取処分

裴渥得書大喜即日開城門迎接王仙芝及黃巢寺入城置酒歡
宴正是琉璃鐘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玉脯泣罷清歌
繡幕間香風吹鼓笛鼙鼓皓齒歌細腰舞兄是青春日將暮桃
花乱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宴會已罷
裴渥令書記段璋寫表奏聞于朝廷降詔除王仙芝為左神策
軍押牙詔下王仙芝大喜欲拜詔受命黃巢大怒道當初咱每与
明公共立大誓願行天下公明公輕信裴渥遂說獨取美官所謂
使部下五千餘衆何所歸向因奮怒擊王仙芝傷中其首衆遂
潰散不已王仙芝遂不受命即日將其餘人分其軍為兩

一翼軍有三千人從王仙芝大掠蘄州一翼軍二千人与尚讓走
黃巢就那蘄州分道寇掠乾符四年二月黃巢攻陷鄆州沂州濮
州又取虔吉饒信等州遂入浙東變乱福建諸州乾符六年正月
朝廷差高駢統兵分道收捕黃巢九月黃巢攻廣州高駢怠忽為見朝
廷軍声再震遂有歸順之意思上表求為廣州節度使僖宗使宰
相會議左僕射于琮道廣州市舶宝貨所聚恐可令巢賊得之請
除黃巢充率府率令得告身大怒擒廣州節度使李迢使迢草表詔
道咱代受国恩親戚滿朝魏可斷表不可草巢怒將李迢殺了遂
寇潭州話不要繁煩且說那朱温自与黃巢相別後其父朱誠喪
亡朱温共那哥哥朱全昱朱存侍奉那母親王氏一日成園內有
个方山道人龐九經為他討地令朱温將父喪掘地三尺葬之不
要走却金神朱温依他所教掘地安葬朱五經只當得金色飛魚
二个都不全及被打殺并斷為兩三段埋埋穴內葬父在上後數
日龐九經回見土色无光草不潤温道是七七四十九个金神走
了四十七个只有兩个更不負全汝家魚出二帝可惜不得善終

那朱温葬了那爺分明是

神仙指出羊眠地　福地須還葬福人

那朱温葬了那爺〻侍奉他的娘〻王氏和那二个哥〻同往徐州録事押司刘崇家驅口受傭工作那長子全昱為刘崇家使牛次子朱存為刘崇家鋤田第三子朱温為刘崇家放猪伊母王氏為刘崇機織刘崇的娘夜見朱温排行喚做朱三睡後有赤光一日自東岡回見朱三在日中眠睡有赤蛇貫從朱三鼻裏過刘崇的娘与他的兒子道休教朱三放猪此兒他日必定富貴刘崇便喚朱三共他的兒子刘文政同入学堂讀書怎知朱三与刘文政却去学習賭博无所不為又會將身跳上高墻行屋上瓦皆不響又會拳手相打使槍使棒不学而能鄉里人呼他做渡朱三刘崇向朱三道丈夫當立功名何故号做渡朱三一日共那刘文政賭輸了分厮赶走了不敢回家經一月餘河北地有賊名張占諢名叫做張捻槍遍地白荷葉盃朱漆笠楊先刘文等打劫刘崇家財朱温得知同那刘文政在半路截住捉了張占奪了家財放張占自去共刘文政同去飲酒賭分刘文政与那北石佛村教学的[illegible]才楊崇賭分相爭拿起骰盆將楊秀才一下打殺了被[illegible]押下徐州左獄拷勘分明是

官法如炉　人心似鐵

那文政已下獄了朱三問刘崇覓分二百文待去徐州收取刘文政一夜赶到徐州撞着一个鄉人朱温請他入酒店買些酒喫飲酒後問鄉人道怎生有路入得左獄鄉人道左獄皆是重囚若折人一股耿人一目打落人双齒便該重罪即得入獄朱温便尋鬧揮拳打落了鄉人兩齒被地分投解徐州送左獄禁勘怡与刘文政同匣是夜三更風雨驟作温打開匣脫了枷同那刘文政躍身泛氣樓走出撞着弓手節級霍存白守信他兩个曾在刘崇家做庄客認得是朱三刘文政四个厮赶同走奔到刘崇庄上忽見庄上火焰起朱温知是張占又来打劫刘崇家財又奪下了家財放張占去朱温与刘文政商量咱若久留此处必定帶累刘崇打官司不如落草閃避昼間潛伏夜後起行將次到齊州界夜色二更

月明如昼如何見得

遠望青霄練靜橫翠黛泛澄輝銀河明度現微光斗柄橫移道您是誰人要送那裏去朱温雄壯問道小人是濟州人要送那裏去朱温雄壯問將軍姓氏那為甚的人大喜道我前時見張占說道有个朱三的雄勇過人正要与弟兄同来劫寨相探不自意中夜相逢的是牛存節青州博昌人氏不得它而落曾被請朱温和郭刘文政霍存白守信等四人同入林中共飲忽請朱温做个軍下首領牛存節面之認論一定朱温向牛存節道此去齊州近在五十里打的得官兵四集怎可久居我等聚衆數百為強人若不攻打州將如何能致富貴劫一村不如劫一縣取一縣不如取一州自每要差一人去齊州打探朱温使霍存打扮做在家人去刘文政坐獄同往温您爱貪酒莫誤我事文政坐要共霍存去入到齊州探事已了

夜至

是夜月光皎潔擡首一陣軍馬約三百餘人將朱温四人喝住問道您是誰人要送那裏去朱温雄壯問道小人是濟州人要送朱三郎問將軍姓氏那為甚的人大喜道我前時見張占說道有个朱三的雄勇過人正要与弟兄同来劫寨相探不自意中夜相逢的是牛存節青州博昌人氏不得它而落曾被請朱温和郭刘文政霍存白守信等四人同入林中共飲忽請朱温做个軍下首領牛存節面之認論一定朱温向牛存節道此去齊州近在五十里打的得官兵四集怎可久居我等聚衆數百為強人若不攻打州將如何能致富貴劫一村不如劫一縣取一縣不如取一州自每要差一人去齊州打探朱温使霍存打扮做在家人去刘文政坐獄同往温您爱貪酒莫誤我事文政坐要共霍存去入到齊州探事已了

霍存道朱三哥怕我喫酒誤事遂入酒店飲了數升忽見一少年將一[illegible]刀[illegible]書刘文政[illegible]陶多少價少年道要價多三百貫文政道您恰有三百多間作買了小年人怒道您三百多只買得胭脂膩粉咱每[illegible]買与刘文政道您怎知我不是殺人烈士遂奪少年刀殺了少年人[illegible]分投了刘文政解赴齊州霍存獨自一个走回寨上来报朱温道又却是刘文政貪酒誤事也牛存節道須索去救他朱温道自徐州劫獄後官司防備嚴紧只得候出斷時去劫法場救他始得打听得齊州掃洒法場要出重囚朱温与牛存節訂做賣柴人藏刀仗放柴内用大車載入城藏刀在袴内在法場人叢中四散分布了人到日中时分有监斬官揚巡檢名慶的管押刘文政赴法場处斷牛存節鳴鑼為号朱温等各执刀奔来將刘文政奪了出北門望鮑山路去李揚巡檢統軍赶来紧急朱温隊身入澗别尋路走之刘文政牛存節霍存白守信四人相失了直不是

相逢不下馬　各自奔前程

且說那朱温出澗取登州路去方入城被一人向前將朱温扯住
喝道你怎在此謊得朱温股慄驚顫那人向朱温道咱是您的姊
夫登州孔目官燕守志也您恁時幼小認我不得我將你去探你
姐〻遂帶朱温回家时八月十五日也登州有海市燕守志邀朱
温同看海市忽庄客来下書报道張占強人下海要覓酒食犒設
兒郎燕守志正在煩惱朱温向燕孔目道娣夫与家老小且往鄰
村閃避咱在此應對他不妨張占使人来报信被朱温射了一箭
張占奮怒入来覷見是朱温大驚問道朱三哥何故在此朱温道
燕孔目是咱娣夫他无可犒設您来喫些个酒了去張占道来早
下海去恐怕你闕少果足要金銀贈朱温相別而去這正喚做

螳螂正是遭黃雀　黃雀隄防挾彈人

次日燕孔目歸庄向朱温道強人張占自来擾害平民賴得朱勇
保全若得朱勇只留此住坐使強人不敢来這村中皆荷威德有
少者相聞咱有小女尚未適人欲待巾櫛朱温所從其言擇日成
[illegible]

[illegible]嗟嗟天笙歌聒地登[illegible]一个神仙
那朱温成親後才得五七日有兩[illegible]朱三見朱温道
時日張占来說您在這裏李將軍教我[illegible]你〻却在這裏
做女婿好快活朱温便將那張占所贈金銀付与丈人燕孔目權
為看覷妻子二年都来相取如三年不来即一任改嫁便辭了燕
孔目而去共首霍存白守信每日登則隱伏夜則起行正行間撞
首虎与牛鬬霍存白守信謊得走上樹去韓了朱温靠樹放虎過
放一箭射中虎肩膊拔槍刺牛中肋忽有一人從背後來道朱三
哥真勇士也霍存白守信道這个李將軍朱温跪見李將軍將朱
温手携取[illegible]共商議今天下盜賊紛〻童謠四起成言黃巢
應讖今小人要共公等率兵投他共圖大事朱温見恁地說道黃
巢旧时至咱家裏与咱每結义為弟兄也是咱每哥〻今聞黃巢
別兵犯宋州去咱願隨李罕之霍存白守信等三人厮趕去投黃
巢〻見朱温叙旧日弟兄情話大喜道咱久聞威名今日得共其
事即拜尚議為大尉朱温為金吾將軍下令謂朱温道宋州歸德

節度使張蟄年老无兵不肯降附限三月您破宋州未行間有流
星馬走報曹州大將黃鄴未救宋州巢遣周岌商議使朱溫去
截黃鄴兵過道先受命限三日取宋州可料差人黃巢須截黃鄴
的勾當須索休去去朱溫帰告招使李彥威道您去攻破宋州為我
奪取張郎使歸帳得便發文字來報我當日宋州已破張蒙自
縊而死李彥威來申今得張歸娘內上將軍朱溫得書大喜却不
防備被徐兵劫寨殺傷甚衆黃巢大怒急召朱溫至帳前怒罵道
您身唱每策策故把宋州兵權付您却為貪女色擅自將軍折了
我兵三千若不行軍令怎能伏衆喝令李罕要將朱溫推去法場
斬了欲待下手間有得有人叫道不得枉壞勇士李罕之插頭一
覷却是劉文政生存節與若白守信等四人我每同將宜歸投黃
大王今朱家賞賜復要行刑若放朱溫大家无生若不肯請去將
軍決勝負了去也李罕之只得乜到衆人來告黃大王乞放朱溫
着後周道且恕一次後紀不敢衰[illegible]明元年十二月黃巢[illegible]入潼
關朱溫又[illegible]兵進長安百官[illegible]

[illegible]之宗室在長安者八千人[illegible]自称大齊皇帝改
金統元年授尚讓為[illegible]大將軍[illegible]兵東渭橋
黃巢既称帝使驍將王彥章[illegible]攻河中那河中節
度使王重榮為見賊勢方熾姑欲少避以紓目前之急黃巢調發无
厭一日驅黃巢使令將殺之統兵去迎[illegible]兩處陣前一
員將綽馬出陣却是人村[illegible]天齊鬼魔王李克用之[illegible]撼動
天關鑾又將鬥經幾合只見朱溫拽馬退走被王重榮伏兵四起
掩擊軍馬兵士殺傷過半獲糧草器械四十余船朱溫敗去遣奉
使王匁存結盟[illegible]兵就渭北田地裏屯駐中和元年朱溫攻陷鄧
州二月鄭畋糾合党項羌拓跋思恭會兵鄜延与節度使李孝昌
同盟討賊乃傳檄天下檄文云

昔漢遭王莽之変二十八將感會風雲而開中興之業晉罹
五胡之乱而祖逖擊楫中流誓在恢復王導新亭之嘆亦欲
戮力神州何物黃巢敢行称乱迫脅天子屠戮城邑俘我人
民掠我金帛海内聞之莫不切齒今帥諸路兵馬勤王遠近

忠義之士各思自奮翦除巨賊掃清中原使園陵再安鍾虡
如故顧不韙欤檄書到日戮力功名封侯圖王在此一舉布
告中外咸使聞知故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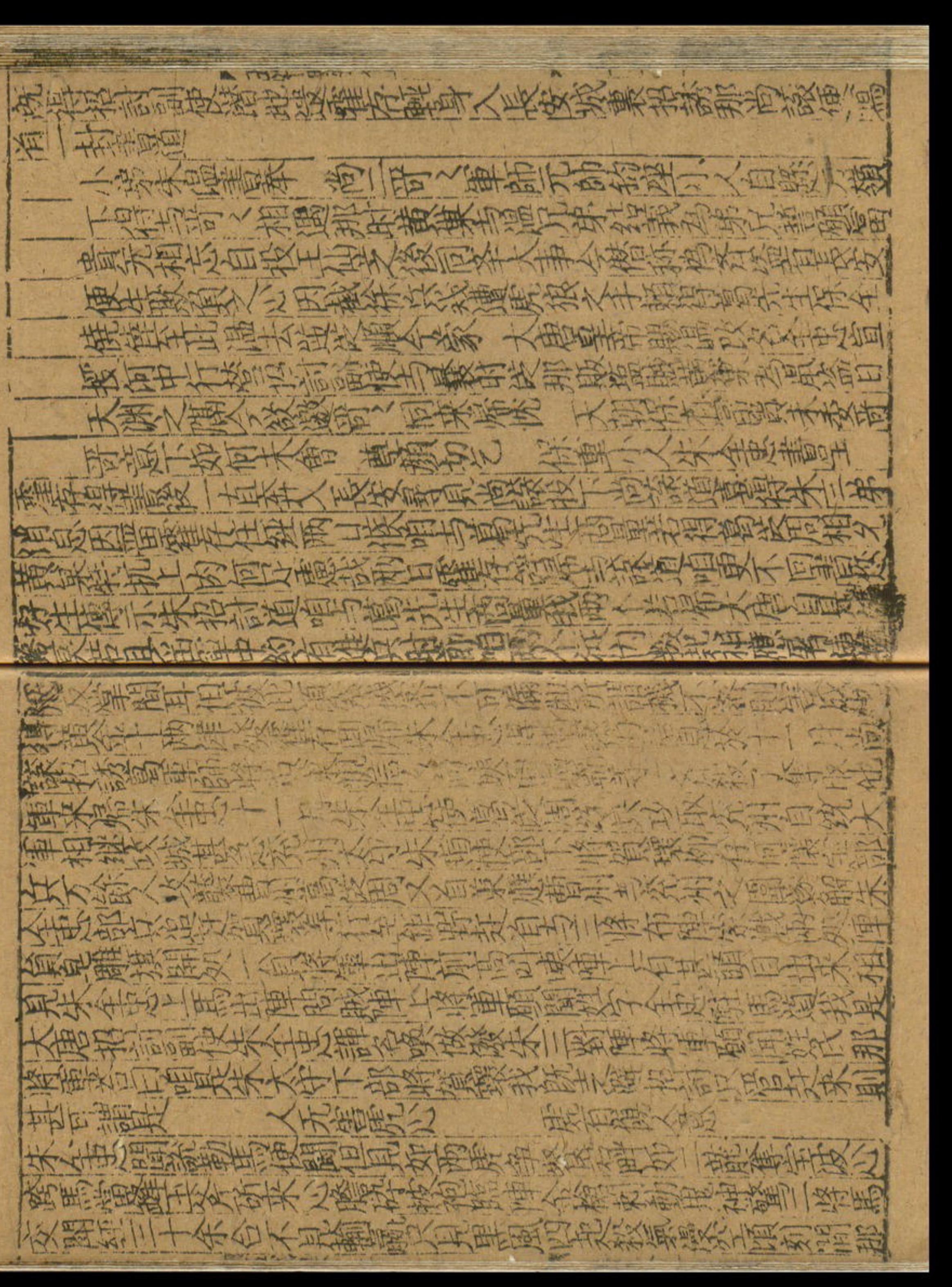
檄書才下四月官軍声勢復震唐弘夫領兵屯駐渭北王重榮領
兵屯駐沙苑王処存屯兵潰橋拓跋思恭屯兵武功鄭畋屯兵盩
厔當时黄巢部兵迎戰唐弘夫在地名龍尾下寨排背水陣与黄
巢厮殺黄巢連輸数陣引兵投東便走當有程宗楚部軍先入長
安城唐弘夫其那王処存帥精銳兵士五千人星夜入城百姓歡
声動地各拋擲磚瓦赶殺巢部下潰軍唐弘夫等大縱軍兵討擄
劫掠倉庫開宴犒軍黄巢露宿地名覇上探知前軍无備再攻長
安程宗楚唐弘夫跨馬迎敵被黄巢放一箭先射中程宗楚額角
墜馬而死唐弘夫方待退走被朱温躍馬赶上横槍一刺〻下馬
来軍士被殺者十分已首了八九分黄巢兵再入長安城縱軍洗
城不問老幼一时屠戮流血成川勤王諸軍尽皆潰散乾寧二年
正月王鐸上表自請[illegible]行營都統[illegible]崔安潛做那副都統[illegible]
[illegible]王重榮做司馬辟諸[illegible]
[illegible]跋思恭做京城三面行營都[illegible]朱温[illegible]所得官軍又[illegible]
巢問朱温道咱自称帝後再入長安[illegible]民都有怨望為之奈何朱
温道哥〻自從做皇帝後殘忍忒[illegible]只因洗城令下尸骸滿城民
无固志掠得府庫子女不放散賞軍軍有怨言咱所得四処已得
州縣太半反叛歸唐有那同州是个要害田地須索个好伴當每
去拠守黄巢回言不奈何煩朱将軍去同州緩急有兄弟的面皮
相救援則个道罷朱温待歸營收拾了分付有老小揀好日起行
只見那妻子張歸娘淚較〻的下朱温向張歸娘道咱每行軍發
馬你與則甚張歸娘只管含羞不說淚珠似雨滴〻地流滿粉腮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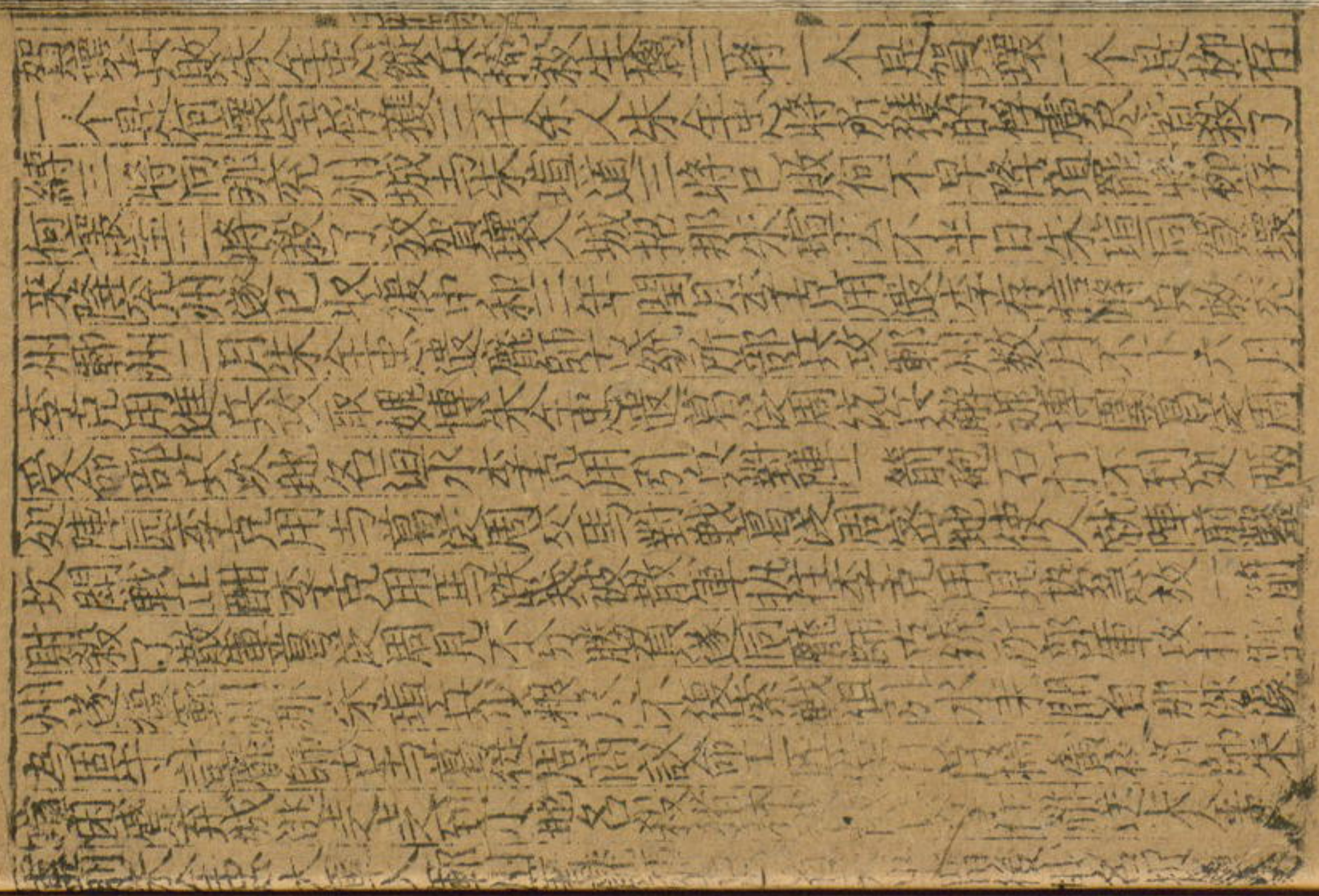
玉容寂寞淚闌干　梨花一枝春帶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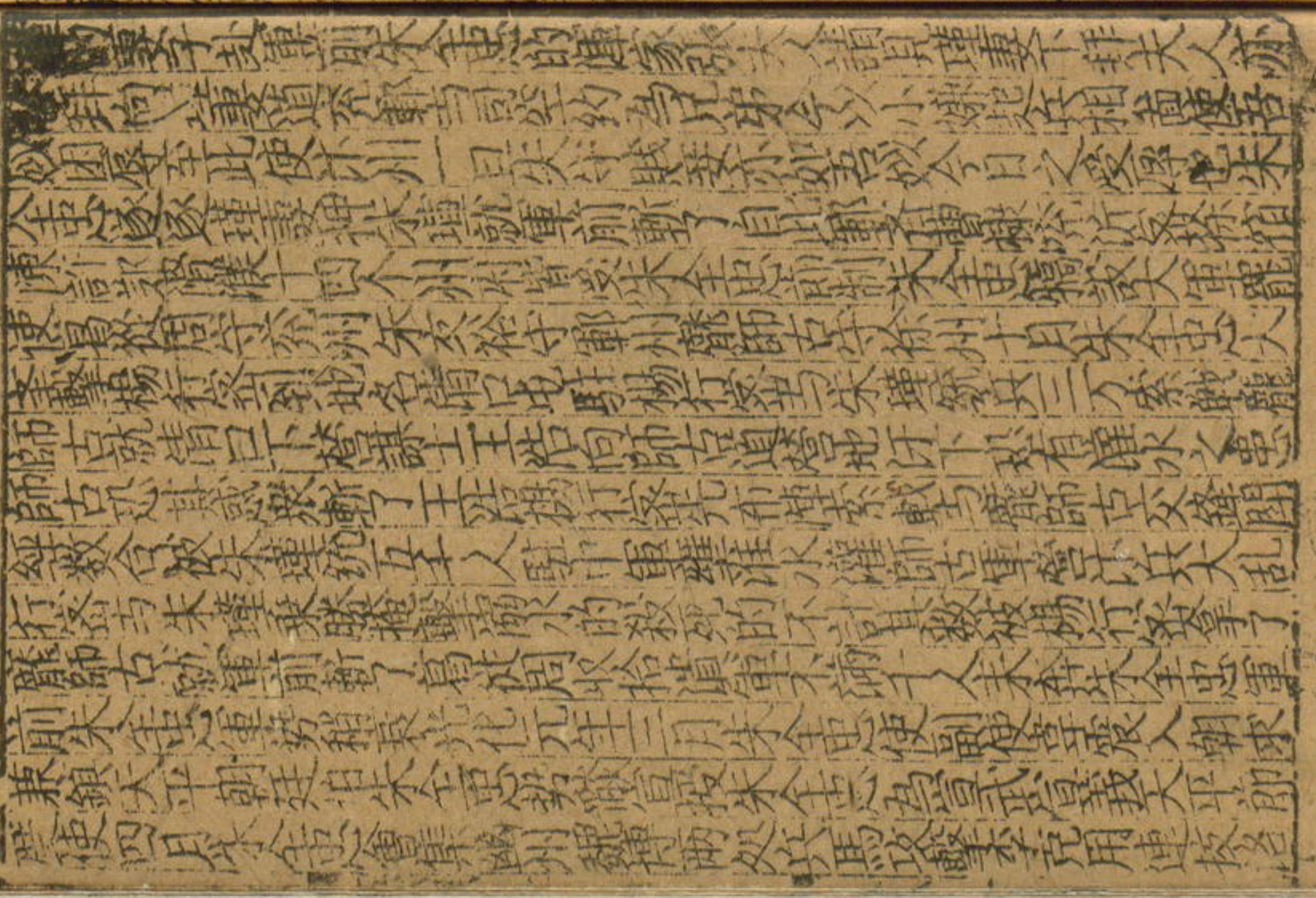
朱温鎮日價只是去四散走馬躍毬使槍射箭怎知他渾家曾被
黄巢親到他軍營來相尋因見張歸娘生得形容端正美兒无双
使些潑言語要来奸污他奈緣張歸娘是个硬心性的人不肯從
允跪謝黄巢道妾丈夫朱三是太斉皇帝的弟〻太斉皇帝便是

妾的伯伯皇帝新得天下未有休兵之期豈宜行這无道又的勾
當道罷有人报朱温已回黄巢潛身便走那时節張歸娘不曾敢
向朱温道今所得朱温要往同州只得依直說了朱温未听得万
事俱休才听得後怒泛心上起惡向膽边生却不叵耐這黄巢敗
負咱每忒甚时下間便帶將他的老小部所属軍不許黄巢迤邐
向同州路去黄巢得知朱温有反叛的意思差使命岳喜來赶到
那小地名离愁村赶着朱温温將岳喜殺了教他的伴當將岳喜
首級回去报与黄巢道朱三傳示黄巢您今盗有長安僭号大齊
皇帝全不記得咱每兄弟帶挾他在懸刀峯下結義做弟兄相同
投奔首尚談明分曾指天說誓道富貴时无相忘今才得長安便
要來奸占咱每傳家這黄巢是个无信行的頭口咱自去拠了同
州他日相逢不妨厮殺道罷將些銀子与那岳喜的伴當交他好
好的傳示首謊得那厮命如柳絮飄風心似鳥鳶中彈二月間朱
温赶到同州拠守又侵了華州四月間王鐸統諸道兵進逼長安
城那黄巢部下亦去的十分去了七八分同華二州又被朱温拠

九月十一日朱温同華二州來投王鐸歸降王鐸一見朱温自
[illegible]增携朱温三[illegible]入帳坐定議要投黄巢朱温道黄巢所持首誰
尚談葛從周兩人尚談与小人自出皮咱密地招之今他无叛然
後謀取葛從周若除了這兩人巢賊不足平也王鐸聞說大喜署
朱温為同華節度使寫首表一道奏了表文曰
臣王鐸近欽奉　聖旨統領諸道兵馬攻取長安共尚恢復
於今月十一日有偽齊黄巢義弟朱温將同華兩州印信部
領所隸軍馬二万赴軍前納款願附且進除兇之策臣鐸切
謂王師所向軍民響應忠義勇烈之士歸誠効順倘无激勸
何以獎厉後來已便宜署朱温充同華二州節度使外謹具
奏聞伏候　勅旨
昭宗皇帝在興元得王鐸表奏出示臣寮由令孜賀云天心悔禍
義士來歸且同華乃要害田地今為王都統收復巢寇无能為矣
此天与我以興復王室之機也宜乘朱温來歸結以恩信朝廷差
首使命宣授朱温做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喚做全忠那朱温







州那州磁州李克用威声頓減十二月李罕之諢名喚做磨雲將
軍先從李克用收捕王行瑜屢獲勝捷一日向李克用道小人從
相公行軍仰荷福廕戰无不勝攻无不服也指望垂名竹帛顧相
公保奏得个帥府的名分也不枉了健兒每辛苦李克用道您
不知王行瑜當未反叛也只因倚恃功勞邀求官爵故朝廷差咱
每收捕破賊時分咱已具奏催趣蘇文赴鎮礼任了當今又有聞
奏怎不道我每也李王行瑜的一般行踏候咱歸鎮後為公奏功
未為遲也李罕之因此不悅恰遇昭義節度使薛志勤薨背密地
引澤州兵馬乘夜入潞州城將州主殺了投降朱全忠在後李克
用使李嗣昭統兵來趕李罕之不及李嗣昭先取道入澤州將李
罕之的老小一齊拿了解送晉陽李克用軍前朱全忠表奏署李
罕之做昭義節度使先化二年正月刘仁恭調發幽州滄州等十
二州兵馬攻目州城中十余尸尽為仁恭累殺三月刘仁恭進兵
攻取魏州有[illegible]

[illegible]周至帳下商量調遣李思安統所部精兵救媿刘仁恭打听得
朱全忠部將李思安前來救援急遣單可及疾忙將領精兵五万
人前來迎敵那單可及素号驍勇心裏欺負自李思安兵少却被
李思安將兵馬藏伏在四处了寫首了書來單可及軍前索戰那
單可及恃勇便輪刀上馬出陣接戰李思安躍馬交開經二十余
合思安拽槍佯敗退走單可及乘勝追擊走到小地名滄灘伏兵
四出掩擊單可及被李思安刀橫膊轉從馬上斫下來俘殺三万
余人葛從周乘勝攻破魏州城刘仁恭為失却單可及仰天大哭
自放火將軍營燒了一夜逃遁葛從周向朱全忠道下坡不走快
便難逢只好一就攻取河東使那氏叔琮做自先鋒李克用使周
德威前來接戰那氏叔琮部下有一个驍將是陳章諢名叫做陳
夜叉向叔琮軍前請單騎与周德威索戰听得河東倚重者周陽
五一个今番定要生擒活捉來献軍前就求一州為賞道罷到地
名洞渦与周德威挑戰德威詐敗走却陳夜叉一直赶上被周德
威奮鉄撾反擊陳夜叉墜馬被周德威生擒以献李克用軍前葛

從周亦引兵退守魄州李克用喜曰周陽五此舉足以雪滄灘一敗之恥矣舉酒相慶奏辟周德威充行營司馬光化三年四月朱全忠請葛從周赴行府議事命左右排辦些茶飯飲宴朱全忠道自陳夜叉一敗後獨眼龍威望日盛咱思量有旧日的弟兄刘文政牛存節幾个驍撓有膽智須索去尋他每来共圖大事葛從周道俺細思鎮州密迩太原若得王鎔与那獨眼龍不甚通和則可以專意攻討矣全忠道有甚人可去招誘王鎔麼葛從周道這事容易探听得王鎔屬官周武与咱每是个姻眷俺使他招那王鎔若得鎮州則河東不足憂也遣周武奉使鎮州恰遇成德判官姓張名澤的也說那王鎔喚他来降朱全忠則可以借朱公声援李克用縱強不足怕懼王鎔決意將鎮州来歸此後瀛州景州莫州定州不戰自潰王処直詣軍前献繒帛十万疋犒設軍旅朱全忠仍為表聞于朝求節鉞河北諸鎮一率而定莫非受朱全忠的節制朱全忠一日會首那葛從周王鎔王処直那氏叔琮張澤周武李思安李罕之羅紹威朱友裕[illegible]大小十一官人每以首个大

平筵會那筵會如何

宝盤雕俎玉斝犀瓶滿[illegible]珍異間新奇裝訂[illegible]看香馥[illegible]

中噴金鼎龍涎盞面上[illegible]浮銅[illegible]

筵會才半那李罕之共葛從周幾个手拿金盞向朱全忠座前秤賀道明公威震河北諸鎮悉平長驅而前河東特囊中物且請此卮酒為明公壽朱全忠接盞飲罷却回献那幾个官人酒正是賓主謙讓觥籌交錯忽見筵前有一个白兎走過那个白兎生得霜毫錯落玉体輕盈四蹄壯健疾如風双眼鮮明光耀日那白兎從筵前過傍若无人出没走躍喚那朱友裕張首那弓放首个箭箭到処那白兎死倒在地使人取来可憐作怪那白兎又変成一張白紙上面寫自四句寫个甚的

河北雖平定　少陽重困危

崔公同宰事　趣向大梁歸

新編五代梁史平話卷上

宋時通俗小說盛行讀陸務觀夕陽古道一絕可想見其風尚顧世所傳者一為士禮居本之宣和遺事一為藝風老人所刊之殘本通俗小說是否錄自宋槧待考也此五代平話清內閣大庫物微有殘缺曾在元和曹君直處見之借以覆梓久已馳名藝苑今為　穀孫世兄所得雖似宋元間麻沙坊刻而筆力樸茂其為宋槧無疑近數十年傳奇小說珍秘過於四部則是書之值可知矣丙子夏日毘陵董康識

陶北溟觀松菊海澤園

戊寅閏月